

〔英〕约翰·伯肯著

李 祺 珍 编译



三十九級台階

三十九级台阶

[英] 约翰·伯肯著

李 祺 珍 编译

贵 州 人 民 出 版 社

一九八一年十一月

4

三十九级台阶

【英】约翰·德肯著
侯珍编译

贵州人民出版社
(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)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2.375印张 38千字
1981年11月第1版 1981年11月贵阳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42,000

书号 10115·434 定价 0.18元

47.1151
418

前 言

《三十九级台阶》原书作者约翰·伯肯（1875—1940）是英国著名小说家、诗人。

这是一部反特惊险小说。

故事描叙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，德国反动政府为实现发动侵略战争的阴谋，派遣黑石头间谍分子潜入英国，窃取军事情报，杀死知情人斯卡德；故事主人公、爱国的英国青年理查德·汉奈了解到这帮间谍的阴谋后，决心继续斯卡德未完成的事业。他历尽艰险，深入敌巢，机智、勇敢地与他们进行斗争。最后，在英国政府与伦敦警察厅的支持配合下，将敌人一网打尽。

本书专为青少年读者提供，是根据小说简写本进行编译的。既凝聚了故事的全部精华，又保留了原作情节曲折惊险，语言简明流畅的特点，是一部富有教益、引人入胜的青少年读物。

编 者

1981年9月

目 录

- 一、伦敦公寓里的凶杀案····· (1)
- 二、客栈奇遇····· (7)
- 三、哈里爵士的救助····· (14)
- 四、戴眼镜的修路工····· (24)
- 五、匪巢历险····· (30)
- 六、不平常的“打鱼人”····· (38)
- 七、黑石头····· (47)
- 八、三十九级台阶····· (54)
- 九、落网····· (62)

一、伦敦公寓里的凶杀案

我叫理查德·汉奈。今年三十七岁。

我生在苏格兰。1883年我们全家移居到罗得西亚，于1914年回到了英国。

五月的一个晚上，我正独自在伦敦的一个公寓里看报，突然听到一阵敲门声。我放下报纸去开门。门外站着一个人。他的名字我不知道，但我一眼就认出他是住在顶层套间的、在楼梯上常和我打招呼的那个人。他个子瘦小，长着一双小眼睛，但眼光炯炯有神。

我请他进了屋子，随手关上了门。

“对不起，”他说，“我处境很危险，想请您帮个忙。”

“有什么事。你说吧。”我回答他。

我看出他神色很慌张，两腿直打哆嗦。我随手给他倒了一杯酒。他一饮而尽，喝完连杯子也打碎了。

“对不起，”他说，“今晚我很紧张，处境很困难，想找一个朋友帮帮忙。我觉得你既诚实可靠又勇敢，所以就冒昧地找你来了。”

“有什么事，说吧！”我对他说。

“我是个美国人。”他说，“几年前我到欧洲来为一家美国报纸工作。在工作中，我了解到不少有关欧洲的政治情况，还发现了德国人的战争计划。现在，有一帮德国间谍正在搜捕我。先生，您如果了解欧洲政治动态就会明白，欧洲正处于大战前夕。只有一个人能阻止这场战争的爆发。”

“谁？”我问道。

“希腊总理——卡洛莱兹。”

“我刚才看晚报还看到关于他的一则消息呢。”我说。

“是的，德国人想杀害他。”他说，“如果办得到，他们还想杀死我。下个月卡洛莱兹要来伦敦，他应邀在六月十五日去英国外交部。他们已决定于那天干掉他，只有我可以救他。”

“我怎样来帮你的忙呢？先生，你叫……？”我问道。

“我叫斯卡德，”他说，“弗兰克林·P·斯卡德。先生，刚才我已经告诉你了，这些间谍想杀死我。我原以为在伦敦很安全，我确信敌人还没有跟踪到这里，可是昨天晚上我在我的信箱里发现一张名片，上边有一个人的名字，那就是我的死对头。”

“你应该立刻去报告外交部，”我说，“他们会帮助

你，还能搭救卡洛莱兹。”

“时间已经来不及了。我的敌人知道我在这幢楼里，也许他们正在外面等着抓我。先生，你看能不能让我在你这里躲一躲？”

“嗯，不过先得证明一下你说的是不是真话。”我说，“我要出去察看一下。如果真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，我就帮你的忙。这样行吗？”

我离开了房间，出楼到了大街上。楼外站着一个人。那人一看见我就举手发出暗号，我迅速环顾四周，看见街对面一个窗口上有张面孔，那人的暗号立即得到了回答，那张面孔马上消失不见了。我在大街拐角处买了一张报纸，然后就返回楼里。

“行，斯卡德，”我说，“今晚你就住在这儿。你说的是实话。外面有个家伙看来很可疑，你的死对头可能就在街对面的房子里。我看见窗户上有张面孔，但一转眼就不见了。”

斯卡德在我屋里悄悄呆了好几天。我一出去，他就十分紧张。我注意到总有人在楼外站着。对面窗口的那张面孔我又看到过好几次，不过并没有人到我屋里来。

斯卡德在一个小黑本子上记了许多东西。他把本子翻到六月十五日，在那一页上做了个记号。

一天，他对我说：“汉奈，时间过得很快。如果他

们一直守在外面，我就跑不了啦。要是我出了事，你能把这场战斗继续下去吗？”

我喜欢斯卡德的冒险活动，他的叙述是激动人心的。但是我对政治不感兴趣，也没仔细听他说些什么。他还是继续谈下去。

他提到那群间谍中的一个女人，名叫朱利娅·契契妮。他说：“她不是好对付的，汉奈。不过那个老头子更厉害。”

这老头子是斯卡德最主要的敌人。他对老头子作了一番极细致的描述。“说来奇怪，”他说，“他说话声音就象个年轻人。还有他的眼睛，汉奈！要是你看到他的眼睛就再也忘不掉了。这双眼睛很特别，又小又亮，活象鸟儿的眼睛一样。”

那天，他谈了很久，神情比往常更紧张不安。

晚上我和一个朋友出去吃晚饭，回到家已十点半了。我开门进屋，灯都关着，情形显得有些异样。我打开灯，环顾四周，屋里没人，我以为斯卡德早就睡觉去了。

我走进隔壁房间，看到角落里有件什么东西。一瞬间我没认出来，但接着我突然感到浑身发冷，瘫软无力。我想大声喊叫，但是既动弹不了，也说不出话。

斯卡德仰面躺在墙角落里，胸口插了一把长长的



刀子，刀把儿露在衣服外边，这个可怜的人被钉在地板上了。

我坐了下来，不知所措，拿起桌布盖上斯卡德的尸体，倒了一杯酒，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。

杀他的肯定是那帮德国间谍。他们知道他在我家住了三、四天，他们会猜到我对斯卡德的计划。

“他们下一步就会把我杀了。”我想。

怎么办？到警察局去报告？不行，他们会怀疑我，甚至把我当作杀人凶手。

“走。”我决定这样做，我要继续斯卡德的工作。

我洗了个澡，拿了五十个金镑，然后想起了我的烟丝。当我的手指伸进烟丝盒的时候，发现里面藏着一件硬东西，原来是斯卡德的小黑本子。我随手拿出来，放在口袋里。

怎么摆脱监视者呢？

早上，我从送奶人那里借了件衣服和他的牛奶罐，打扮起来，走出门，上了大街，嘴里哼着歌曲。站在楼外的一个人不经意地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。我瞧了瞧对面的窗户，又看见了那张面孔。我拐进另一条街，便开始奔跑起来。当我大步跑到车站月台时，火车正缓缓开动，我一把抓住车门把手，跳上了去苏格兰的火车。

二、客 栈 奇 遇

火车向北急速行驶。在里兹站我买了一份报纸。一位列车员进来让我在顿弗里兹换车。

在车上闲着没事，我打开报纸，报上还没有斯卡德被杀的消息，可能还没被发现。于是我就拿出斯卡德的笔记本翻阅着。本子上尽是数目字，还有一些奇怪的名字，譬如：“豪夫戈脱”，“吕纳维尔”，“阿弗卡多”和“帕维尔”。“帕维尔”这个名字出现了好几次。

这显然是某种密码。是不是斯卡德以地名来代替人名呢？这类密码中通常都有一个关键词，我想试猜出来。关键词是“豪夫戈脱”吗？不象，和别的字配合不上。

看不出所以然，我就收起了笔记本，打了一个小时的盹儿。到了顿弗里兹，我下了车，换乘去盖洛威的火车。下午五点，火车在一个僻静的小站停了下来。我下了车，信步往前走，走到一个农舍前，农舍的主人热情款待了我并留我住了一夜。

怎么办？往哪儿走？我反复捉摸，还是回到顿弗里兹更安全些。警察可能在搜捕我，他们以为我会远走

高飞，或者以为我会往海边躲藏。再折回顿弗里兹，在大城市里，警察不注意，反而比较安全。

这样，第二天我又上了火车。车厢里只有一个老头儿在打瞌睡，他身边躺着一条狗。我随手从座位上拿起一张报纸。关于凶杀案的报道登在第一版，大字标题是：

“伦敦公寓里的凶杀案”

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了下来。另一列车刚刚从顿弗里兹开到。我看见三个人走下车来，并在打听着什么消息。我一眼就看出他们是受伦敦警察厅指挥的当地的警察，显然是在搜寻我。

火车继续前行，一小时后在一座小桥边突然停了下来。我看周围没人，立刻改变原计划，打开车门，跳了下去。但没想到老人身边的狗突然叫了起来，它大概以为我要拿走他主人的东西。这下把老人给吵醒了。他以为我是跳车自杀，便大叫大嚷起来，顿时全车的乘客都骚动了，我悄悄躲进了路边的灌木丛。

等混乱过去，一切都恢复正常了，旅客们才重新爬进车厢，列车很快开动了。

我独自沿河岸往前走着，周围是一片荒无人烟的丘陵。我爬上了一座小山顶，抬头仰望蓝天，我的心一下子缩紧了。

一架小型飞机正向我飞来。我立刻明白那架飞机

里有斯卡德的敌人。因为，英国警察是从来不用飞机搜寻人的。

我躲到一块大岩石后面，看见这架飞机飞得低低的在河岸上空兜着小圈子。接着，飞机爬高了并掉过头来，再次飞过河上空，随即往南飞去了。

我得马上离开这里。我找到了一条路，天黑前我来到了一座桥旁边的一所孤零零的房子前面。

一个青年人正站在桥头上看书。

“晚上好，”他说，“今天晚上天气不错吧！”

“是，是不错。”我回答说，“这是个客栈吗？”

“是，我就是老板。欢迎你到我们这里过夜。我这里已有一个星期没有客人来住了，生活很寂寞。我喜欢热闹，喜欢碰到些不平常的事，这样我就可以写书。”

我忽然想到这个年轻人或许能够帮助我。于是，我决定住下，并且表示愿意把我经历过的许多惊险的事情告诉他。

我坐在桥头上，望着那夕阳余晖染透的金色的小客栈，给他讲起了关于我自己的真实的故事。他听得津津有味，兴奋得眼睛发亮。我说：

“我是几周前从罗得西亚来英国的，坐船路过德属西非，那里的德国人把我当作间谍，一路跟踪到这里。他们已杀死了我的一个最好的朋友，现在千方百

计要杀死我。”

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说：“这简直是福尔摩斯式的侦探故事。”

“你相信我吗？”我问他。

“当然相信，”他一边回答一边伸出手来，“什么不平常的事我都相信。”

“我想，”我接着说，“他们现在正在搜寻我。我要在这里躲几天。”

他非常高兴地挽着我的胳膊，向客栈走去。

“先生，这里很安全。”他说，“你一定要把你的惊险故事再讲一遍，让我记下来。”

“那行。不过我得先工作，斯卡德留下的密码需要破译。”

当我们走进门时，我又听到飞机发动机的声音。还是那架在河岸上空搜寻我的飞机，它正向桥头低飞而来。

第二天整整一天，我坐在屋子里，琢磨破译斯卡德笔记本里的密码。我用许多可能的关键词一一尝试，但一直解不开这个谜。到了下午三点，我突然想起朱利娅·契契尼这个女人的名字。斯卡德曾说过她是敌人中最凶恶的一个，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。也许她的名字就是关键词吧。我立刻用它来试译密码，果真不错，半小时以后，我就逐页逐页地看起斯卡德的笔记来

了。小本子记载的事实是可怕的，我越看越紧张。

突然，门外传来一片嘈杂声，我抬头往窗外看去，见一辆旅行车停在门前。我听到有人下车和说话的声音。十分钟之后，老板走进了我的屋子。

“刚才来了两个人，”他说，“他们是来找你的。他们把你的模样说得非常清楚、准确。我告诉他们，昨天晚上你住在这里，但今天一大早就走了。”

“他们长的什么模样？”我问道。

“一个是瘦个子，眼睛很黑，另一个是个胖子。”

“他们讲话象英国人吗？”

他点了点头说：“是的，我觉得象英国人。”

我随手拿起一张纸，用德文写了几行字。

“……黑石头。斯卡德听说过这件事。但在六月十五日以前他无能为力。卡洛莱兹的计划没有定下来，我不一定能帮忙。但如果 T 先生要求，我将试试……”

写完这几句话后，我撕掉纸条的四角。使它看起来就象是撕坏的信的一部分。

“把这交给他们，”我说，“对他们讲这是在我住的屋里发现的。”

三分钟以后，那两个家伙开车走了，老板兴冲冲地跑了进来。

“你的纸条使他们大吃一惊。”他说，“那个瘦子脸都发白了，胖子脸色也很难看。他们立即付了酒钱，



匆匆走了。”

“我想请你为我做一件事，”我说，“骑上你的自行车，到牛顿——斯图尔特警察局去一趟，把这两个人的模样给他们描述一下，再讲讲伦敦的谋杀案。你可以说你听到了那两个人的对话，一个对另一个讲他是刚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的。还要说你也听到他们提起斯卡德的名字。我估计这两个人明天还会来。警察局一定会派人来抓他们的。”